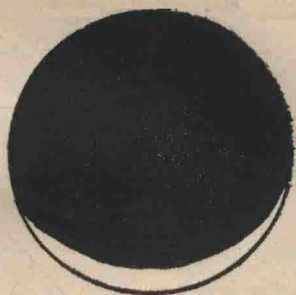


珊瑚梦魂

张健人





张健人

珊瑚梦魂

花城出版社

目 录

唉，射鱼郎	1
珊瑚梦魂	16
寡妇门前	65
爱，在“弄贵”	81
熊 吼	95
带猎犬的人	112
山 鬼	125
钓蛇女	134
魔鬼森林	150
谈判代表	163
总统来访	181
午夜，流星在逝去	195
摘一束玫瑰	207
后 记	220

唉，射鱼郎……

什英寨躲在深山里。它周围的槟榔林呀，成年累月地用云雾遮住半截身子，羞答答的新娘似的。冷不丁，雾里扑棱出一只甘工鸟，不甘寂寞地叫：“甘工！甘工！”那么深情，那么急促，这象征爱情的圣鸟啊！

寨头船形屋里，枝英听着听着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枝英听到连乌的脚步声了。隔得老远，他照例抽抽鼻翼，打个好响的喷嚏，像谁在鹿皮鼓上捶了一槌。

枝英推开半扇竹门，那熟悉的身影便映进她眼帘。连乌那件无领麻布上衣大敞着，露出石板般结实的胸脯。背上斜挎一把长鞘木弓，油光闪亮的。古拉藤做的弓弦又细又滑，偶尔刮着路边的树枝，便发出铮地一声脆响。系在他宽大的蓝色腰带上的，是一只竹篓，里面插了三支箭，铁质的箭头朝上，带着倒钩，透出寒气。好一个射鱼郎哟！枝英她爹在世的时候总爱说，这装束，这行头，六百年前就有了哩。

射鱼，确是黎家自古流传的手艺了。槟榔林边的南召溪流了几百年，溪里的竹苞鱼也长了几百年。竹苞鱼大都藏在溪中的两个深潭里。潭里乱石成堆，石棱像刀刃，谁敢下水摸鱼呀？下网吧，白白叫石头把网捅破！钓呢？唉！竹苞鱼一吞食往石缝里钻，钓丝不给石棱割断才怪！能吃上竹苞鱼的只有射鱼郎。他悄悄地伺候在潭边，握着长鞘木弓，弦上

搭着带倒钩的箭，在箭杆末端系一根坚韧的细藤，把藤尾缠在手腕上，看竹苞鱼浮上水面寻食了，便一箭射去。倒钩扎进鱼背，鱼挣也挣不脱，死命往石缝里钻，手里的细藤就慢慢松开。藤儿不怕石棱刮，藤儿把鱼儿拖累了，钻不动了。好！射鱼郎收紧藤条，一条大竹苞鱼乖乖给拖上岸。

射鱼讲来容易，其实却累人、烦人。你知道竹苞鱼啥时浮上来呀？潭边小咬多得出奇，你一动不动地站上半天，脸上、手上就给咬得像沾了黑芝麻。因此，再嘴馋的后生宁可抓蟋蟀，捞蝌蚪，拌上发馊的粥汁来腌制香鱼茶下饭，也没有几个愿意当射鱼郎的。

连乌偏不。这一年来，一有空，他就去潭边射鱼。“连乌！射六十六条鱼给枝英当定情信物吧！”枝英她爹过世前，当着连乌和枝英的面是这么嘱咐的。老人的话，射出的箭，打不得弯的。

枝英是独生女。她妈死得早，她爹把她当心肝宝贝。那么多后生推她家的竹门，都给她爹用顶门杠轰了走。她爹看中了连乌这个射鱼郎。

连乌从十四五岁起就跟枝英她爹学射鱼。他样样听她爹的，半点也不差池。给木弓换弦，软藤不中，攀树藤不中，他非砍来她爹用的古拉藤不可。枝英经常听到爹夸连乌听话，她也愿意听爹的话。

连乌一直盼望枝英给他守火塘。有了她爹的临终许亲，他自然时时把她放在心坎坎。早上去射鱼，总要从她屋边走过，总要打个响亮的喷嚏。射得鱼回，他总是把鱼往枝英屋侧披棚里的小木盆一掷，脆脆地报个数：“喏，这是第三十五条啰。”到了月朗星稀的夜晚，寨子周围一个个山塘里晃

动着后生们的身影。他们穿着漂亮服装，身背粉枪，腰束小刀，手持鼻箫，呜呜地吹。那鼻箫声像林涛，像山泉；不，像蜜，像酒。啊，吹的醉了，听的也醉了。娜乌（黎语：姑娘）就走出船形屋，到山塘边来了。每到这时候，连乌简直成了枝英那座船形屋的哨兵，高凸的眉棱下那双大眼睛，睁得像牛铃铛。若是哪个后生冲着枝英家吹鼻箫，连乌就狠狠地瞪他一眼，甚至扬扬自己的弓箭来示威。胆小的后生呢，见到连乌就连忙躲开去。胆大的机灵鬼呢，偏走得更近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枝英她爹常唠叨的哩，听见鼻箫响，龙女花爱跳舞。”连乌没办法了，枝英就出来搭腔：“我爹还说呢，要找龙女花，弄贵里头等。”这才把机灵鬼支开。三来二去，连乌干脆悄悄地在枝英的船形屋的门楣上挂一束青树叶。这青树叶是黎家避客的标志，任是谁都不能去推那扇竹门的。

枝英巴望连乌吹鼻箫给她听，巴望连乌到她家的火塘边来坐。火塘上吊只锅，把鱼汤炖得浓浓的，两人端着碗，喝一口，互相看一眼，那多有意思呀！

连乌偏不。每次枝英用椰瓢给他盛了鱼汤，他总是端到屋外边喝。连乌有连乌的盘算。他明白枝英她爹叫他射到六十六条鱼才定情的用意，老人是盼他把射鱼功夫真正练到家，结了婚才不会委屈枝英守火塘。如今搞包干了，有一手好功夫就不愁过不了好日子。连乌还想在后生群里争口气；枝英不是她爹给我的，是我凭射鱼的好手艺“挣”来的。

有时候，连乌见枝英羡慕地打量女伴戴着后生送的定情头饰，也会深情地说一句：

“枝英！我也要送你两只银耳环的，比人家的好看。”

枝英听了，心里就“咚”地一跳，转身走进船形屋，从

楠木箱里翻出一条用五彩丝线编织的新腰带，她准备回赠给他的定情信物。

枝英偷偷地看了连乌一眼，等他跟过来看，见他把椰瓢搁在披棚的竹片床上走了，心里不再“咚咚”猛跳了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是连乌射到第四十条鱼的那天吧，灰暗的天空响起一声炸雷，南召溪对岸一阵笑声随风飘来。

“山汉哥！快躲一躲，雷公捶屁股来了。”

“哈哈，我还巴不得哩！雷公是媒人嘛。”

枝英听出那怕雷公捶屁股的就是胆大的机灵鬼满达。可是那山汉哥是从哪来的？溪对岸是山塘，那边的寨子离着远哩。

“哦哈哈！山汉哥！你想摘龙女花都想迷了，尽讲鬼话。”

“怕是你想迷了吧？我只知道有这么一个雷公的传说，很古以前，洪水把人都冲走了，只剩下兄妹俩。雷公好心，劝他俩成亲。兄妹俩说怕遭雷公打。雷公笑了，自报姓名。兄妹俩却不相信他是雷公。雷公就指着山坡边一棵槟榔树说，‘看我把它炸了！’谁知道这一炸，炸碎的槟榔花溅到雷公眼里，把雷公一只眼睛弄瞎啦！”

枝英立刻想起她爹。她爹也说过雷公瞎了一只眼的，说是雷公本来想把什英寨摆在地上的，一只眼不好使，手一偏，就抛在这前不靠城、后不近镇的深山沟里，连广播都没得听。

“山汉哥！依我看，雷公瞎了双眼啦！喏，好端端一朵龙女花，硬要配个古板板的射鱼郎。”

枝英听了，低下头来，再不敢往溪对岸望。
不一会，溪对岸飘过歌来：

哥是鱼苗轻又轻，
妹是塘水深又深，
有心下塘跟妹住，
不知阿妹肯不肯？

“讨厌！在山外边上了几年学，还唱这个。”连乌嘀咕道。

枝英猛地抬起头来，“你不会自己也唱？”

连乌怔怔地瞧着她。

枝英一把扯下了竹门楣上的青树叶。

连乌没吭声，慢慢地走开了。

日子过得快，过得慢，什英寨的人是不大留意的。要等到哪家举行婚礼那天，人们才想起该把太阳早点赶下山。

太阳还挂在槟榔树梢哩，几个后生就拥向寨门外，在路口中央堆起木柴，点篝火用的。满达今晚娶媳妇，新娘进寨前，得先跳火堆哩。

连乌大步流星地朝枝英家走来。他要射鱼去。在婚筵上摆着自己射来的鱼，那是在全寨子人，不，还有来贺喜的四寨乡亲面前挣面子。枝英她爹生前最看重这一荣耀了。

枝英端出一椰瓢香喷喷的蜂蛹，给连乌撒到潭里，引竹苞鱼浮水争吃呀。

连乌笑咪咪地走了。

“金鹿饮水，早去早回哟。”枝英说。

暮色渐渐地浓了。路口的篝火点燃了。送亲的队伍到了。八音队吹奏起《村边曲》：“多来梭米，米米啦多啦梭……”“啾呀！”“啾呀！”后生们武声武气地吼，看新娘如何撑着竹竿跳过火堆。

枝英想去看，又不敢去看。嗯，那些后生要说她有心去学跳火堆的哩。枝英想了想，摘下吊在火塘上的铁锅，用塘灰擦了又擦，好盛连乌射到的竹苞鱼，送去满达家。她寻思着见了满达，一定先嗔他一句：“这可是古板板的射鱼郎向龙王爷讨来的菜哟。”对了！要是遇上山汉来喝喜酒，也得羞羞他。你唱鱼苗倒唱得美，怎不带几个鱼哥哥来呀？哎！还是饶了山汉吧！有山汉那条鹦鹉舌头，闹新娘的时候倒也热闹些。

新娘进寨来了，打着雨伞遮住上半身，衣服上的贝壳饰物啪啪作响。人们簇拥着新娘，冒着黑烟子的山竹火把照亮了半个什英寨。

咳！连乌给牛角藤绊住脚了么？枝英等不得盛鱼了，她理了理鬓发，走出披棚，只等满达来邀她去当“毕让”，给新娘举行“纶不来”仪式了。

黎族风俗：新娘进到新郎家，头件事就是举行“纶不来”仪式——新娘挑选三只新碗，分别盛上槟榔，棉花，还有由夫妻健在的老人在头遍鸡啼的前一刻煮成的糯米饭。然后，“毕让”双手交叉，从新娘手里接过碗，轮流着端，再传给寨里乡亲，大家默默地为新人祝福：“槟榔青青哟，夫妇感情深，棉花白白哟，衣服满柜摆，糯米饭粘粘，白头饭锅满。”

这“毕让”，就好比汉族的司仪。在什英寨，枝英从满十

六岁那年起，就担任这个荣耀的角色了。为啥？“纶不来”的新碗，得由沾鱼鲜气的手先端呀！枝英她爹射到鱼来，都是枝英拾弄哩。

今天却怪。满达没来邀枝英当“毕让”。喏！八音队在吹奏《表心愿》：“米米来多梭梭，米米梭米梭……”那是开始“纶不来”了。

二十岁的枝英好纳闷呀，心想：难道是我得罪满达啦？那回不让满达进船形屋，他离去的时候是笑嘻嘻的嘛。何况，他如今有了可心的娜乌。哦！对了，是上个月惹满达生了气。那天满达邀连乌到溪对岸去看新鲜，连乌不肯去，满达就叫我劝劝连乌。“溪对岸不就有些山塘么？有啥好看的？”我这么问了问，满达就沉着脸走开了。哎！满达这小气鬼哟，记恨呢。

“鱼啊！”“鱼啊！”满达家开始闹新娘了，新娘的伴娘们明知山里缺鱼，在喊着报复新郎一方的作弄哩。枝英听了，心情又变得开朗了。不要紧啰！只要连乌现在赶回来，给马上要开始的婚筵添上竹苞鱼，就不愁满达不请我枝英领头邀歌，连乌也要给请来领头邀酒哩。

枝英朝槟榔林跑去。她要去南召溪催连乌。

枝英在半路上遇着了连乌。连乌无精打采的，像大风刮过的含羞草。他的鱼篓是空的。

枝英抿紧了嘴唇，眼眶里闪起了泪光。她不是不知道，射鱼嘛，一半靠功夫，一半靠运气。可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哪怕连乌只射到一条鱼，也能在婚筵上表个“吉庆有余”的意思哪！也能让大家看看射鱼郎的能耐哪！

这时，满达家门口有人喊：“连乌！山汉捎来了一筐鱼，

你快跟枝英来帮忙烧鱼下酒哇！”

射鱼郎没脸去吃别人的鱼，连鸟跑进自己家，把竹门一闩。枝英也没心思去参加热闹的婚筵了，她信步踱过了南召溪。

前边的水塘边蹲着一个人。听到枝英的脚步声，那人站起身来，“哈哈！又来催我山汉去喝喜酒呀？莫急，再看看鱼就去。”

哦！他就是山汉？瘦苗苗的身骨，好像一根金楠竹。一张圆溜溜的脸，比月光下的槟榔果还俊秀。鬼！怎么会撞见他？枝英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好，伸手去扯塘边的灌木丛，猛地触到一张弓，仔细一瞅，是长梢木弓哩！树枝上还挂一只腰篓，篓里插着倒钩箭。哈！原来山汉也是射鱼郎呀，枝英这一想，便说：

“老天！你射了一筐鱼？把连乌的鱼都射完啰，害得枝英我白等他。”

山汉想不到眼前站着的是枝英。满达不是说她是龙女花吗？可她的身材比龙女花还苗条哩。只是龙女花满山长，枝英呢，从未见她走出什英寨。山汉眯眯的眼睛变得明亮了。黎家后生嘛，谁在夜里见到娜乌不高兴？山汉笑了：“我才不射鱼呢。”

“人家不是奶娃子哩。”枝英扬起他的弓，嘟起小嘴。

“这是我夜里巡塘用来防身的呀！听说这一带有野猪、豹子。”山汉笑嘻嘻地说，“给满达的那筐鱼是我放养在塘里的，用网捞的。嘿！不信？那咱们一块上满达家去，看看那鱼背上有没有给倒钩箭扯破肉？”

枝英当然要看。她还是破天荒听到这新鲜事哩。她要趁满

达领新娘“仲咩忽隆”时偷偷看。

第二天，枝英又过了南召溪，冲着山汉说：“你专挑我家对门这些山塘养鱼，是想叫连乌看，跟他比比高下哇！”

“哪呢！我是看这几口山塘一直撂荒着可惜，才向队里包下的。”

枝英突然想起了什么，高兴地叫起来：“我们寨子周围也有好多山塘，要是也养鱼就好了。”

“你就可以养嘛！”

“我？”枝英怔住了。

“嗯哪！我上学的那县城附近，妇女包鱼塘的可多哩。她们养的鱼，城里人争着买。”

“当真？”

“你要养，我教你。”山汉认真地说，“喏！我给大队说了，溪里两个深潭是竹苞鱼的天然产卵场，只要保护好，就不愁没鱼苗。”

“枝英！鸡跳进你家米缸了。”连乌在溪那边瓮声瓮气地喊了。

“你去赶嘛。”枝英应道，转身回寨，抿住嘴吃吃地笑。嘻！我那船形屋是老虎窝么？

“枝英！我射到一条竹苞鱼，五斤，五斤啦！”连乌在溪边手舞足蹈地叫。

稀罕！山汉那筐鱼有八十斤哩。枝英没有搭腔。她心里只装着养鱼这件新鲜事。要是养了那么多鱼，自己吃不完，也可以挑去城里卖的，也可以换钱买漂亮的衣服头饰的。“上城里干么呀？卖没卖的，买啥都要钱。”枝英她爹过去总是这么说的，百里外的县城对枝英来说比天还远。可如今往

后……

走到家门前的山塘边，枝英站住了。她看见自己和连乌的身影映在塘里，风吹过，两个影子慢慢地荡散开去，慢慢地糅合在一块。她脸红了。她想起了山汉唱的那首叫人心痒痒的歌。她想听连乌唱唱……

“以后在家里等我的鱼吧！莫上南召溪了。”连乌一本正经地叮咛着，自顾大步往前走。

木棉花谢了。槟榔花开了。

连乌走进枝英的披棚，把一条皮开肉绽的竹苞鱼往小木盆里一掷。这回他没有报“五十”，默然地瞅了枝英几眼，便说要回家了。

“我就煲鱼汤哩。”

“我不想喝。”连乌闷着头走出披棚。

一股浓重的雨腥气迎面扑来。天空像火塘里熏得墨黑的石头。

“连乌，要下雨了，躲一会再走不行？”

话音刚落，铜钱般的雨点便撒落下来。连乌只得返转身来，坐在披棚的竹片床上，惊得圈在床底的鸡仔叽叽喳喳地吵了好一阵。

枝英整治好鱼，把锅吊在火塘上，盼着连乌邀她也去竹片床上坐。连乌却眼角儿也不朝屋里瞅。

喀喇喇！一声响雷，从船形屋顶滚过。随即打起闪，电光正巧掠过连乌和枝英的脸。枝英心里一动：莫不是雷公来给我和连乌作媒吧！枝英走进内间，从花梨木箱里翻出定情时才穿的服装。她借着火光照照镜子，脸孔一红，慌忙双手一捂。

忽然，披棚里隐隐响起啜泣声。枝英心里一阵发痛。是哩，连乌明明有心事呢，自己怎么就不晓得去劝慰他？

枝英把脸从掌心里抬起，慢慢地朝连乌走去，在他身边坐下。连乌身上散发出的强烈的男人气息，羞得她转过脸去，胸膛里好像猛然闯进了一头金鹿。

连乌的呼吸猛地变得格外浊重了。他还从来没有跟枝英挨得这么近哩。

枝英柔声柔气地问：“心坎坎给哪根刺钩绊住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怕那六十六条鱼……”连乌不忍告诉她，今天他刚在潭边射到一条鱼，山汉就提着树枝捆作的鱼巢来了，通知他说，现在是竹苞鱼繁殖季节，为了保护到深潭里来产卵的竹苞鱼，大队决定一个月内禁止射鱼，对今后的射鱼也加以限制。

连乌轻轻地攥住枝英的手。枝英觉得他那厚实的身躯的热气炙得她脸颊发烫。

猛然，枝英倒在连乌怀里，嘻嘻地低声笑着，眯起了双眼。别操心那六十六条鱼啦！她热切地翕动那鲜红的嘴唇。

连乌瞅着她那身定情服饰，慢慢地嘟起了嘴巴……

枝英喃喃地说：“连乌哥！莫再东颠西跑的去射鱼了。”

连乌愣了愣，忙宽慰她：“金鹿也会失蹄哩！我一准射到六十六条鱼，不怕以后你当不了‘毕让’！我挣得回面子。”

“射鱼哪比养鱼好哇！咱学山汉，把寨子四周的山塘也包几口养鱼。”枝英恨不得把山汉的话全倾吐出来。是哩！不能老踩着前辈人的脚印走。

天哪！枝英她看不起射鱼这门老手艺！连乌浑身一哆嗦，猛地推开她的身子。“别忘了你爹的话。”

“爹是为我好，我也是为你好呀……”枝英泪汪汪地还想说下去，连乌却从腰带背后扯下白亮亮一件什么，往地上一掷，跺了两脚，打断她的话：“看那山汉！”

枝英见到那是一条细小的白藤打成一个大圈，三个小圈，套在一块，圈圈上系了一根鸡毛。这不是黎家下“最后通牒”的标志么？枝英怔住了。

连乌斜挎木弓，从腰篓里取出一支倒钩箭，在箭杆上刻了一道蝌蚪似的刀痕，攥箭在手，腾腾腾地离开了枝英的披棚。他要去找附近寨子的射鱼郎，叫他们也在箭杆上刻刀痕，一齐去找山汉算帐。好你个山汉，竟不让到潭里去射鱼！

连乌披一领蓑衣，越走越远。枝英望着望着，哇地一声痛哭起来。

山里的雷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明晃晃的月亮升上了槟榔林梢。甘工鸟又一声一声地啼叫了。枝英抹了抹眼睛，心里也像给雷雨冲刷过了。过去的一切，似乎都淡漠了，又似乎更清晰了。“爹，这可怨不得女儿了。”枝英自言自语着，毅然决然地朝南召溪对岸走去。

月色真好，照着那紧紧地偎抱在一起的墨蓝色的山，看得见薄薄的云雾亲热地扯着山茅；照着那缓缓地流淌的南召溪，看得见胭脂树把叶子撒落在溪水里；照着对岸镜子般闪光的山塘，看得见山汉站在那里朝这边望。山汉在等人哪！难道他晓得枝英要去会他？

枝英的心乱了，步子更轻盈了。

突然，溪这边坡坎下凸现一个壮实的身影，那是连乌。连乌半路上又改变了主意，不去寻别的射鱼郎当帮手了。他

觉得用弓箭去找山汉算帐，自己有足够的力量。

连乌站在坡坎下，学起狗叫来了。“汪汪汪！”叫得那么凄厉。这是黎族汉子决斗前进行的古老仪式。他们自称黎人是狗种，决斗前学了狗叫，地下的祖先听到了，就会暗中庇护他的。

枝英听到连乌学狗叫，不禁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枝英突然憎厌起死去的阿爹来了。老人生前把射鱼这门古老的手艺传给了连乌，也用那些可恶的旧俗糊住了连乌的心哇。枝英一颗心吊上了喉咙口，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连乌没有注意枝英。他上到对岸，同山汉隔着百十步便站住了。他持弓在手，粗声大气地喊：“闯来塘边的野豹子，你的弓箭呢！”

山汉心平气和地说：“连乌！有话好说嘛，何必动弓箭？”

“你退回了我前天送的鸡毛藤圈，我们还有啥说的？”

“辛辛苦苦地射鱼，哪比得上让竹苞鱼下仔，再把鱼苗捞到山塘里养，鱼长得又多、又快，抓鱼也方便呢？你逼我上大队去取消禁射令，我能依你么？”

山汉还想解释下去，连乌却不耐烦了，从腰篓里取出了倒钩箭，喝了声：“看箭！”

连乌学狗叫惊动了什英寨的后生。满达抢先赶到南召溪，看到这一决斗场面，吓慌了。他想去劝连乌却又不该，连乌这个犟汉子，会先给过来劝阻的满达射一箭的哩——这是老习俗。当然，也有劝阻的老法子：只要对手的爱人走到两位决斗者中间，喊道：“我的丈夫得罪了你，你要杀他，就先杀我吧！”那这一方就会罢战，原谅对手的。但是，满达知道山汉还是一条光棍呀！